

酒中寄予的心灵苦旅^{*}

——李白、李贺诗歌《将进酒》对读

胡淑娟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李白和李贺都是唐朝著名诗人。将他们同名诗歌《将进酒》进行对读,就能发现他们作为诗人在格调、情感寄托方式和寓意上各有差别,也更能使人理解他们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关键词:李白;李贺;诗歌;《将进酒》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34(2004)06-0010-04

将进酒,古词中解为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属乐府民歌曲辞,意为劝酒歌。盛唐李白、中唐李贺以同一曲辞,带着各自时代的悲哀与人生追求,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同为名篇,同为饮酒抒怀,时代与性格的差别,使他们的诗歌风格个性迥异。其中丰富的诗意、独特的内质、鲜明的个性、独到的对时代与人生的感悟和解答,让人百读不厌,值得思考和探究。

李白、李贺都生活在唐代,但他们各自生活的盛唐与中唐,已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底色不同;性格与人生经历的差异,也注定了他们诗风的各异。历史铸就的悲剧,是个体的努力与奋争难以改变的。

李白生活在中国封建制鼎盛时期,虽号称“谪仙人”,但仍热衷于功名。他在《送梁四归东平》一诗中曾说过:“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甚至在《邕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一诗中对诸葛亮出世前的隐居生活也持否定态度:“耻学琅玕人,龙蟠事躬耕。”可见李白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最能表达李白心志的是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文中写道:“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遁乎此山。仆(北寿山)尝弄之以琼液,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1](P1225)}李白不是真的去隐居,他隐居的目的不过是要修身养性,使“童颜益春,真气愈茂”,为“达则兼济天下”做充分准备,一但有跻身政治的机会,便“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最终达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清明政治的目的。所以在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召他进京时,诗人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之情,唱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放自信之音。入帝都、登殿堂、见君王,这是李白一生中最为得意之时,他侍从皇帝左右,准备供奉翰林,可以说,好似离登天只一步之遥。

然而,当李白预感到自己不过是候补官职时,其内心实不平衡,可谓“失向来之烟霞”,骨子里难偿夙愿。当他流露出这种心绪时,终被“赐金还山”。这次宫中生活经历,不仅升华了诗人的思想,也丰富了诗人的情怀。而在朝廷内部,由于“汉皇重色思倾国”,且迷信神仙符籙,使皇权旁落,终致安史之乱暴发。李白的《将进酒》写于公元752年,正值安史之乱前夜,社会动乱,朝政腐败,人心不宁。积极入世的李白面对

* 收稿日期:2004-08-07

作者简介:胡淑娟(1962-),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现实无法摆脱内心的悲苦,加之他诗人的敏感,按捺不住感情的狂潮,借在嵩山与友人岑勋、元丹丘登高宴饮之际,以他博大的情怀唱出对人生转瞬即逝的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人生苦短,时不我待,内心陷入极度痛苦中的李白将如何排遣内心难忍的悲愁?他的做法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喝就喝个痛快,他呼唤着他的朋友:“将进酒,杯莫停”,无钱买酒就用“五花马,千金裘”去换,人生可贵的不是“钟鼓馔玉”,不是“千金”,而是“长醉不复醒”,足见李白内心愁苦之深了。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来排解着自己的愁苦,而诗人自己无疑也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他在诗中姿意地饮酒,尽情地抒情,似乎要在酒中寻找一时的快乐,不!是一生的快乐。饮的痛快,喝的潇洒,使读者忍不住也要与他一饮为快。纵观全诗,诗人是在寻求欢乐,是在黑暗的社会与迷惘的人生中寻求一种解脱与安慰,他虽故做镇静,然而,从他呼唤朋友“杯莫停”的急促的语气与感情中,我们不难读到他内心难耐的烦躁与苦痛。而不是如众多研究者认为的是表露作者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作者感叹的是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无论怎样试图以酒解愁,也终于难免与现实、与时代的节奏合为一拍“与尔同消万古愁”。可见李白的社会责任感是很强的,他不是把自己的愁苦推卸给社会,而是要与社会、国家共同分担这千古之愁、万古之忧,胸襟是多么阔大,格调是多么高昂,他给予人的是鼓励,而不是颓废与沮丧。

二

李贺是中唐著名的诗人,他的《将进酒》则是在苦苦追求而又难以解释的现实面前发出的无奈的倾诉与叹息。在他短短的二十七年的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有机会参加进士考试。其原因是李贺应进士试是犯了父讳,“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21](P2)}这对李贺打击实在太大了。那么他为什么视科举如命,为此倾注了他所有的情感与寄托?唐末五代王定保曾总结性地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31](P97)}能否科举及第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与社会地位的高下,一人的成败是系着全家人的命运的。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唐代法令明确规定“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以名闻奏。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既免征役。”^{[41](P359)}唐穆宗在《南郊改元德音》中又说:“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既免征役。”^{[51](P704)}即只要科举及第,就可免除征役,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并有其他升迁机会,于是科举及第更成为中唐士人关注的热点。宪宗、穆宗时人李肇说过:“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彦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61](P55)}既为时尚,当然为世人所求。李贺虽为唐宗室之后代,但到他时家道已经衰败。他在诗中多次说道这种生活的窘况,在《送韦仁实兄弟入关》一诗中说:“我在山上舍,一亩蒿碛田”,“衣如飞鹑马如狗”(《开愁歌》)。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也说到:“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21](P9)}这说明李贺家中的生活是相当窘迫寒酸的。所以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现状,这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唐代教育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宋大川在《唐代教育体制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唐代新儒学特点是: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教育思想。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当然为读书人所信奉,而具有执着性格的李贺对此更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

李贺追求得苦,追求得累,甚至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而。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21](P9)}加之李贺天性聪颖,《唐摭言》中说道:“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31](P116-117)}李贺七岁既能以才华名动京城,又受到当时赫赫有名的文坛巨匠、政坛要员韩愈的赏

识和推崇,足见其年虽少而才智之高了。所以李贺相信自己一定能科举及第,这是他的夙愿,也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现实却是只因父名之故,他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尽管韩愈特为他著《讳辩》一篇,终未奏效。因为残酷的现实堵住了他唯一可以仕进的路,于是他把这种人生的悲哀和苦闷寄托于诗歌之中。在《马诗》二十三首中,诗人托物言志,把马作为自己的喻象,刻画出壮志难酬,境遇偃蹇,无可奈何的情状。他以冷眼看世界:“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无人织锦,谁为铸金鞭?”“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寒冷难耐的现实,使他以饱蘸着血和泪的笔,道尽了世事的`不平。

以“老”、“冷”、“死”、“寒”、“啼”、“幽”等色彩浓重,情感悲凉的字作底色,“极力创造出一个寒冷的、幽暗的、悲凉的、朦胧的、凝重的境界,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无所适从的意绪。”^{[71](P312)}李贺的《将进酒》正是以这种意绪为底色,委婉地抒发了心中的凝重与悲歌。开篇诗人即重笔铺写了他理想中酒宴的盛况,盛酒的杯是考究的汝南王亮曾经宴请公卿时行酒用的,喝的是名酒“真珠红”,桌上的佳肴是“烹龙炮凤”,又有“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相伴,可谓畅快淋漓、美不胜收。可骨子里忧愤抑郁、备受压抑、历经磨难的李贺,诗意中的格调无论如何也高昂不起来,无论如何去强装欢颜,都难以摆脱现实的困惑,终又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忧郁中来。“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红如雨”,二十几岁的人生,竟有一种暮之将至,生命垂危之感,而这危机之感又十分的突兀强烈!他寻觅出的唯一解脱方式是“劝君终日酩酊醉”,试图要一醉解千愁,给内心以些许的安慰与平静。但“举杯消愁愁更愁”,愁苦岂能一醉逃之?李贺想到的愁苦是超越时空的、是生死难逃的,这愁苦是`有着永恒的生命力的。结论是:在劫难逃。李力在《李贺诗选注》中认为:李贺作《将进酒》意在讽刺沉湎酒色之徒,豪贵侈靡,欢宴无度。姚文燮《昌谷集注》中说:“此讥当世之沉湎者也。豪贵侈靡,欢宴无极。且谓其宜及时行乐,没则已矣。他日荒冢古丘,固无及耳。”叶葱奇《李贺诗集》疏解为:“奉劝人们还是长日醉饮,及时行乐吧。”我以为此诗抒写的是作者理想与现实相撞击后无法解脱的矛盾与痛苦。这矛盾与痛苦不仅伴随着他生命的始终,生时被`他困扰,就是死也逃脱不掉,仍需要以酒来麻醉他的理智。全诗无一字言愁,却时时不离愁,至于及时行乐之说,他的合理性在于,那是李贺在非现实的情况下的理想生发,只是想象而已,牵强地把他说成是揭露腐败,及时行乐,未免与原意相去甚远。

三

李白、李贺的《将进酒》共同点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人生悲剧。美国作家爱默森在随笔《悲剧性》中说道:“人性中突出的悲剧因素是什么?生命中最痛苦的悲剧因素——生自一种智力的来源的悲剧因素——是相信一种残酷的命运或是定数;相信大自然与事件的秩序是被一种法律所控制着,这种法律坚持到底,并不是适应人类的,人类也不适应它;如果人的愿望恰巧与它走一条路线,它就为他服役,如果他愿望与它走相反的路,它就毁灭他;无论它服役他还是毁灭他,它都毫不在意。这可怕的意义就是古希腊悲剧的基础。其实命运完全不是一种意志,而是一种庞大的狂想;而这是有真理性的心灵里恐怖与绝望的惟一基础,也是文学里惟一的悲剧基础。”^{[81](P123)}事实上他们正是愿望与所走的路背道而驰,才导致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悲剧发生。一个是“诗仙”,一个是“鬼才”,他们共同信奉着一个真理:“天生我才必有用”,心中都有“一种庞大的狂想”,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现实却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蜀道难》)、“我有迷魂招不得”(李贺《致酒行》)、“叔去匆匆,如今不蒙龙。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他们都自认为自己有才学,都以非凡的诗才闻名于世,事实上也被同辈和后人所承认,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不被重用,反遭打击,入仕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进取之心是那样的迫切,现实又如此之残酷,他们在理智上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内心深处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于是便借饮酒诗来抒发这种难言的苦衷。

由于两人性格、思想、经历的差异,他们便以不同的方式抒发胸臆。李白从大处着眼,痛快淋漓地吟唱生命短促的悲哀,但人不能一味的苦着自己,要及时行乐,这快乐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世的,让人感到豁达、开朗,给人明快之感。同是借酒浇愁,其格调高昂,有一种鼓舞人的力量,极具豪放洒脱之个性。《唐诗别裁集》评李白时说:“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9](P183)}李贺的《将进酒》,同是借酒抒情,其效果则不同。贺诗轻婉轻柔,涵义颇丰,全诗无一字言愁,却又时时在言愁,且又无

力解愁,所容纳的愁苦之重、之深,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的。宋人刘辰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中说:“哀怨豪畅,故是绝调,极是快句,可人可人。”^{[21](P69)}哀怨之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清人黎简在评价此诗时认为结句为“奇语”。我以为结句奇就奇在它的寓意奇巧,耐人寻味上。屈原叹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李贺“劝君终日酩酊醉”,活着的时候可以一醉解千愁,解千事,那么死后呢?善饮酒的刘伶也不能给他一个完好的回答,无酒的时候,刘伶又是如何去打发时光的呢?李贺的内心是迷惘的,他找不到答案,当然也找不到解脱的方式,最终只能郁结于心,郁闷而死。清人陈本礼评论此诗是说:“于灯红酒绿时,或花前月下高歌此词,应不减痛饮,读《离骚》。”^{[21](P313)}读李贺诗给人留下的酸楚的回味,无穷无尽。

李白诗中反映出的大家风范,和着他放荡纵恣、随心所欲的风格,正是唐王朝鼎盛时期社会风貌与王朝气象的反映;而李贺小家碧玉般的幽怨与低沉,也恰好是中唐衰败时代的无奈与叹息。人创造了时代,时代也同样塑造了人,源于社会与时代的悲剧是两位诗人无法改变的,但他们的诗中却包容了时代与人生的难以逾越的悲剧,令后人可以从他们的诗中去更加深刻地解读各自的时代与人生。

参考文献:

- [1] 李太白. 李太白全集[M]. 清·王琦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吴企明. 李贺资料汇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 五代·王定保. 唐摭言[M]. 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 [4] 北宋·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 [5] 清·唐诰,阮元,徐松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五代·李肇. 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 [7]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8] [美]爱默森. 爱默森文选[M]. 北京:三联书店,1986.
- [9] 清·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Placing Mental Longings in Alcohol

—On Longing for Drinks by Li Bai and Li He

HU Shu - ju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Both Li Bai and Li He were best - known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both of them once wrote a poem with the same title Longing for Drinks. When we read these two poems, we find they are different in style, emotion to be conveyed and implied meaning, and thus we can understand better their tragic times and lives.

Key words :Li Bai; Li He; poem; Longing for Drinks

[责任编辑 陈义报]